



# 风云雷电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風俗地誌

卷之二

风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# 风云雷电(三)

(香港)

梁羽生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雷电 三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24)

ISBN 7-80521-635-5

I . 风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 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 
花城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38.375 印张 913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 (全四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## 第三十四回 午夜惊魂

郑友宝回到房间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罗浩威说些闲话。幸亏他和李芷芳一路同行的时候，李芷芳多少曾告诉过他一些“总管府”里的情形，而郑友宝又是第一次跟完颜豪来凉州的，在总管府里没住过几天，罗浩威倒没有给他问出破绽。

不过罗浩威所知有限，难免心慌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装作疲倦不堪，连连的打呵欠。

他以为郑友宝恐怕还要喋喋不休问下去的，不料郑友宝却作出一副关心他的模样，一拍脑袋，说道：“我真是糊涂了，你走了这么远的路，身上还是有伤的呢。好，那咱们睡吧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小的可不敢和大众共榻，让我睡在地下吧。”郑友宝道：“你我都是一样的身份，你是少爷小姐跟前的红人，以后我还要仰仗你多多提携呢。”

罗浩威道：“郑大人你不知道，我已有一个月没洗过澡了，睡着的时候，又有伸脚乱踢的习惯，尤其在伤口作痛的时候，更是如此。还是让我睡在地下吧。”

郑友宝眉头一皱，随即笑道：“我本想与你抵足夜谈的，只好等你伤好再说了。但我不能让你睡在地上，你受了伤，应该睡得舒服一些。这样好了，你睡这张大床，我叫他们另外给我搬一张小床来。”罗浩威道：“那不是折杀我了？”

郑友宝道：“哎，你我好兄弟嘛，除非你不肯把我当作好朋友，客气什么呢？”当下马上叫人搬了一张行军用的绳床进来，架在大床的一侧。

罗浩威心里想道：“管你打什么主意，你巴结我，我就乐得享福。”于是摊开大脚，睡在大床，不过片刻，就呼呼噜噜的打起鼾来。郑友宝跟着也在那张绳床上睡了。

罗浩威起初是装睡的，渐渐也不禁有了倦意，真的要想睡了。正在他睡眼朦胧的时候，忽地觉得有异香扑鼻，罗浩威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，登时睡意反而消了。

原来那是夜行人用的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，罗浩威撕开被角，悄悄挖出两团棉花，塞着鼻孔，定睛向窗门望去。只见一点香烟大小的火星，在窗缝出现，一看就是点迷香用的鹤嘴针，针尖插过窗缝，喷出香来，不久便即弥漫全室。

罗浩威猜不透对方的路道，心里惊疑不定，只好静观其变，暂不声张。

过了半晌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窗口掷进一颗石子，这是夜行人惯用的“投石问路”手法，罗浩威知道对方要试探房间里的人是否已经昏迷，遂故意发出鼾声。一面凝神静听邻榻的动静，郑友宝则似乎早已熟睡如泥，不见有何动静。

石子投入之后，窗门打开，跳进一个人来。黑暗中但见刀光闪闪，也不知那人是老是少，是女是男。

罗浩威暗自想道：“若是郑友宝的人，他谅不至于要用这种手段害我？难道是龙帮主派来刺杀郑友宝的人？”

心念未已，那人已经走到床前，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郑友宝你这奸贼，好好的汉人不做，却做鞑子的奴才，你要用我们兄弟的血染红你的顶子，今日老子叫你命丧我的手上！”

罗浩威连忙一个翻身，那人喇的一刀斩下，罗浩威用枕头裹着刀锋，倏地跳起来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不是郑友宝，你是谁？”

那人大吃一惊，连忙也问对方：“你不是郑友宝，那你是谁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波翻东海，人在蓬莱！”波翻东海，隐射“青龙”二字，人在蓬莱，隐射一个“三”字（神话有“蓬莱三岛”的传说），这两句话表明了他的身份是青龙帮“四大金刚”中的“老三”。但却是只有本帮兄弟才能懂得的切口。

那人道：“你说什么，我不明白。你究竟是谁？”

罗浩威登时省悟，知道上当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刺客！”一招擒拿手夺了那人的利刃，叫道：“郑将军，醒来！有刺客！”

就在这一瞬间，忽觉背后微风飒然，郑友宝已是一抓向他抓下。

罗浩威一个闪身，把那人向郑友宝推过去，说道：“郑将军，这人才是刺客！你弄错了！”

郑友宝冷笑道：“我没弄错，他不是刺客，你才是奸细！”

原来郑友宝是特地用这个方法试他的，虽然郑友宝也听不懂他的切口，但他这一招擒拿手的武功一露，却也泄底了。何况他在和那人对答一番之后，方叫“奸细”，自然更是可疑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郑友宝已是一掌把那人推开，那人哼也不哼一声，就像一根木头似的倒下去了。

这个人是给郑友宝一掌击毙的。原来郑友宝的企图乃是要把罗浩威活擒迫问口供的，他知道此事牵连甚大，李学松、李芷芳兄妹固然牵连在内，甚至他们的父亲凉州总管李益寿也脱不了关系。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，这件事情，他也不能擅自作主，必须交给完颜豪亲自处理。故此，他不能不谨慎从事，在未曾禀报完颜豪之前，他还不敢声张。他的第一步计划是捉住罗浩威，问出真情之后，立即扣留学松兄妹。但此事却暂时不能让凉州的兵士知道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不惜把他的心腹也杀之灭口。

罗浩威一个闪身，趁着郑友宝把那汉子推开之际，连忙跑去拿刀。心里想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事已如斯，只能把这姓

郑的杀了。杀不了他，我就自尽，决不能连累到李家兄妹。”睡觉之时，他怕郑友宝起疑，乃是脱下外衣，解下佩刀，压在枕头底下的。不料此际伸手一摸，只摸着一团衣服，那口佩刀已是不见。

陡然间只见刀光一闪，郑友宝冷冷道：“别费神找了，在我这儿！”原来他的佩刀已给郑友宝拿去。要知郑友宝是暗算他的，焉能让他持有兵器？

罗浩威是个使快刀的高手，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当然也很了得，郑友宝唰的一刀向他劈下，他一个沉肩退步，左掌轻轻一托郑友宝的肘尖，右掌三指一伸，便扣郑友宝的脉门。郑友宝横肱一撞，刀锋斜转，罗浩威一个移形易位，骈指点向他的“肩井穴”。这一指虽没点个正着，可也戳得他的琵琶骨隐隐作痛。幸而指力不够强劲，而郑友宝的内外功夫也颇有造诣，琵琶骨才不至于给他戳伤。郑友宝连劈两刀，也没有斫着他。

郑友宝使刀非其所长，黑暗中过了几招，那口佩刀险些给罗浩威夺去。郑友宝哼的一声，沉声喝道：“还你！”飞刀出手，罗浩威不敢硬接，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咔嚓一声，飞刀插入墙壁。郑友宝不容他去拔刀，迅即扑上。左掌一圈，右掌五指如钩，使出了一招极其凌厉的分筋错骨手法，向罗浩威抓下。冷笑说道：“咱们公公平平打一架，看你怎能逃出我的掌心！”

罗浩威反臂一格，骈指戳他脸上双睛，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郑友宝来不及扭曲他的左臂，一个“卸袍脱甲”，疾忙避进进招。黑暗中双方肉搏，招招惊险。

凉州的前锋队伍占了这个山头之后，由于为时尚短，只起了两间屋子，供给三个首脑人物（李延寿、郑友宝和李学松）住用。李延寿和他的卫士住一间，郑友宝和李学松和他们的几个卫士合住一间，其他军士则还是住在营幕里。营幕散处林

中，拱卫这两间屋子。但最近的一座营幕和这两间屋子也还是有点距离，不是大叫，外面是听不见的。李芷芳来了，和她哥哥住在后一进的房子，李学松原来的卫士则搬到营幕去住。郑友宝只留下一个心腹卫士伴他，也就是刚才给他亲手击毙的那个。

罗浩威有点奇怪，“为什么他不叫人来呢？”他与郑友宝单打独斗，倒是去了好些顾忌，当下每一招都是使出拼命的招数。

可惜罗浩威虽然是个快刀好手，拳脚的功夫却非所长。黑暗中两人对抢攻势，三十招一过，罗浩威渐渐处在下风，频频遇险。

郑友宝本来以为很快的就可以把罗浩威拿下的，斗到了三十余招，仍然未能取胜，确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必须速战速决才行，否则惊醒了李学松两兄妹，只怕就有点不大妙了，虽然谅他们也不敢对我怎样。”

他哪知道，李学松虽然没有惊醒，李芷芳则早已惊醒了。他一直不放心罗浩威住在郑友宝的房间，根本就没有阖过眼睛。

激斗中郑友宝以“快刀斩乱麻”的手法，突出险招，一个“虎爪擒拿手”向罗浩威抓下。“卜”的一声，罗浩威一掌劈着他的肩头，迅即觉得双臂的“曲池穴”一麻，手腕已是给他扭住。郑友宝的分筋错骨手法何等厉害，罗浩威给他扭住了手腕，登时不能动弹。

郑友宝得意笑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和李姑娘是什么关系，快说！”话犹未了，忽地觉得背后微风飒然，郑友宝喝道：“什么——”一个“人”字尚未叫得出来，那人已是一刀插入他的后心。

郑友宝倒了下去，叫道：“好呀，原来是你这丫头，你，

你——”原来刺杀他的人不是别个，正是李芷芳！

这一刀是李芷芳在情急之下，用尽全身气力刺过去的，刀尖业已插进郑友宝的心房。郑友宝刚说得两句话，剧痛攻心，惨叫一声，登时毙命。

罗浩威死里逃生，又惊又喜，紧紧握着李芷芳的手，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李芷芳想不到自己一刀就杀了郑友宝，这刹那间也是不觉呆了。

忽见火光一亮，李学松提了一盏风灯进来，看见这个情景，大吃一惊之后，苦笑说道：“这回咱们可真的是给迫上梁山了，妹妹，你杀了他，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，你们赶快走吧！”

罗浩威恢复了清醒，说道：“走并不难，但这可不是连累了你的爹爹？”

李芷芳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有了！”拔出刀来，忽地一刀向罗浩威刺去。

这一下是罗浩威做梦也想不到的，肩背给刀锋划过，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，不由得“哎哟”一声叫了起来。

李学松喝道：“妹妹，你疯了吗？”连忙抓着她的手腕，正要把她的刀抢过来。李芷芳尖声叫道：“有刺客，有刺客！”

她这么一叫，罗浩威和李学松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她是替罗浩威用苦肉之计。

罗浩威笑道：“这一刀你应该刺得深一点才是，如今只是伤了皮肉，恐怕会看出破绽，再刺一刀吧。”

李芷芳笑道：“够了，李延寿懂得什么，他见你受了伤，不能不信。咱们现在应该赶快去追刺客了！”

三人跑出屋外，一面跑一面叫：“捉刺客，捉刺客！”

军士纷纷赶来，李延寿在梦中惊醒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在卫士扶持之下，走过来问道：“来了多少刺客，走了没有？”

李学松道：“黑暗中看不清楚，似乎只见一个影子，从郑将军的房间里窜出来，已经跑了，我正叫弟兄们去追刺客。”

李延寿听说只有一个刺客，又已跑了，这才放心。但看见罗浩威身上满是鲜血，又不禁大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郑将军呢？是不是也追刺客去了？”

罗浩威暗运内力一迫，额上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颗颗掉下来，脸上也好像涂上一层黄蜡，十足是一个流血太多的受伤者的憔悴模样。

他装作猛然一省的神情，失声叫道：“郑将军？啊呀，不好！”

李芷芳心里暗暗好笑：“想不到他这个老实人，倒也还会做戏呢。”

李延寿吃了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什么不好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那刺客是从郑将军房间里跑出去的，我一惊醒，就跳起来，当时郑将军叫道：‘你快去追拿刺客。’我也无暇思索，就追出去了。现在一想，郑将军当时的声音确实有点颤抖的，他又没有追出来——”

李延寿道：“啊，他没有出来？”

李学松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想起来了，那刺客飞跑出去之际，是发出三声好似十分得意的笑声的。”

李延寿大惊道：“这样说，哎呀，只怕郑将军是真的受伤了？”

李学松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郑将军本领高强，远远在我们之上，他如是没伤，何须叫娄大哥和我们去拿刺客？”

李延寿忙道：“咱们赶快去看一看他。”

李芷芳故意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娄大哥受了伤呢，先给他裹好伤吧。”

李延寿胆子小，生怕刺客还有党羽埋伏在那间屋子里，只

好等待李芷芳给罗浩威裹好了伤，大伙儿陪着他，他才敢踏进郑友宝那间房间。

当然，他所发现的，只是郑友宝的尸体了。

李延寿吓得魂飞魄散，频频搓手，颤声说道：“这怎么好？这怎么好？”

李学松假意劝他道：“郑将军给刺客所杀，罪过不在你的身上。你以后晚上多些小心，也就是了。刺客也未必会再来杀你的。”

李芷芳道：“哥哥，你的病刚刚好，刺客再来，我倒是更为你担心呢。咱们还是明天一早就走吧，免得爹娘挂虑。”

李延寿越发心慌，叫道：“求求你们，你们可不能明天就走！”

李芷芳一板脸孔，说道：“哥哥出了什么岔子，你担当得起吗？”

李延寿苦着脸道：“那我怎么办？学松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哪里懂得打仗，全倚仗贤侄你和郑将军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明天你退回中军帐里，不要在这里做什么前锋了，有大军保护你，刺客谅也不会就要了你的命。我回到凉州，替你设法，把你调回去。”

李延寿道：“那么这位姜大哥呢？他受了伤，能够给你们带路吗？”

罗浩威道：“我得少主人提拔，为了少主人，我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，受点伤算得了什么？”

李芷芳道：“他伤在背脊，我已经给他敷上金创药了。脚没有受伤，走路应该是可以的。我正要带他回凉州去养伤。”李学松道：“对，咱们别打扰姜师傅了，让他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才有精神赶路。”

李延寿哀求道：“好侄儿，你们明天要走，我不敢阻拦，

但总得等我退出了这个山头，回到大军之中，你们才好走吧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好吧，看在三叔的份上，我们多耽搁半天。”

李延寿没有别的办法可想，只好叫手下把郑友宝的尸体搬出去，赶做棺材，为他安葬，让罗浩威独自占据郑友宝的房间，蒙头大睡。

第二天天亮之后，李延寿刚要下令叫军士撤退，忽地有一队人马来到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主帅翦长春。

李延寿闻报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出去迎接，这才知道，原来翦长春是刚从凉州赶来的，昨晚已经抵达中军营帐，一早上来视察前锋所占领的阵地。

翦长春道：“郑友宝呢？”

李延寿讷讷说道：“郑将军，他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翦长春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李延寿面如土色，说道：“给刺客刺死的。昨，昨晚……”

翦长春道：“经过的详情慢慢再说。李公子呢？”

李延寿道：“他在里面。”

翦长春道：“请他出来！”

李延寿连忙叫人去请李学松，又向翦长春说道：“李小姐也在这儿。”

翦长春大为纳罕，说道：“怎么她也来了？”

李延寿不觉也是有点奇怪，说道：“我以为翦大人已经知道了？”

翦长春道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李延寿道：“她说她是奉了爹爹之命，特地来叫她的哥哥回去的。”

翦长春疑心大起，却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李总管没和我提过，既然小姐也在这儿，那就请她一同出来吧。”

那晚李芷芳母女护送耿电出城，只有老夫人回来，李芷芳

则一去不回，这件事情翦长春是知道的，暗自想道：“她倘若和耿电投奔青龙帮，倒是在我意料之中。但她仍然以总管千金的身份，来到这儿，假传父命，她一来到，郑友宝当晚便即遇害，这事却是不能不令人疑心了。不过，小王爷曾郑重嘱咐我，不许我追究她掩护耿电私逃之事，宁可以后再捉耿电，什么原因，小王爷又不肯说，这却叫我怎么办呢？”

李学松兄妹听说翦长春正在外面，等着要见他们，不由得都是又惊又急。两个奉命来请他的人，一个是李延寿的心腹，一个是刚刚跟随翦长春来到的军官。有这两个人在旁边，他们兄妹更不便商量的了。

李芷芳心里想道：“谅翦长春也不敢把我怎样。”于是说道：“翦大人来得正好，三叔可以不用担心了。哥哥，咱们见过了他，也可以放心走啦。”

翦长春见了他们兄妹，绝口不提李芷芳那晚私逃之事，只问昨晚郑友宝被害的经过。

李学松把编好的谎话再说一遍，在要提及罗浩威的地方就故意含糊略过，虽然如此，却怎瞒得过老奸巨猾的翦长春，他听出许多破绽，疑心越发大了。

郑友宝是小王爷的得力手下，他莫名其妙的被害，我不追究，小王爷也是要追究的。”翦长春暗自思量：“那晚的事我可以不管，这件事情我非查个水落石出不行。料想小王爷也决不会怪我多事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翦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么？我们可想动身了。”

翦长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别忙，别忙。李姑娘，我刚才听得你的三叔说，是令尊叫你接哥哥回去的。是么？”

李芷芳道：“不错。我那天晚上出城，就是奉了爹爹之命的。”

翦长春道：“是吗？我和小王爷都还未知道呢。”

李芷芳冷冷说道：“我们父女的私事，用不着向你翦大人禀告吧？”

翦长春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李小姐误会了，我不过是觉得有点奇怪而已。”

李芷芳心头卜通一跳，说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暗自想道：“他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谎话，但我一口咬定是奉了爹爹之命，他总不能把爹爹唤来和我对质。”

翦长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我这次出来的时候，曾到总管府向老大人辞行。老大人嘱咐我照顾公子，可没说到要公子回去，是以我觉得有点奇怪。”

李芷芳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翦大人以为我是说谎的了？”

李延寿左右为难，想了一想，低声和翦长春说道：“这是老夫人的意思。老大人或许是不好意思和翦大人明说，是以只能转个弯儿，请翦大人对公子多加照顾。”

翦长春笑道：“我怎敢怀疑李小姐说谎，不过令尊托我照料公子，我也总该尽点心力。所以我请你们兄妹再待一天，让我派人送你们回去。”

李学松道：“不敢有劳大人费心，我们自己会走。”

翦长春道：“反正待会儿我也要下山的，咱们一起走，也好让我送你们一程。”

李延寿连忙说道：“不错，这里还是‘匪帮’出没之区，有翦大人护送，过了中军的营地，那就没有危险了。好侄儿，我但求你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中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
李学松知道李延寿乃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，但一想他们兄妹倘若坚持立即要走，只怕越发要惹起翦长春的疑心。当下说道：“多谢翦大人一番好意，那我们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翦长春把他们兄妹留下之后，哈哈笑道：“这才对了。郑友宝的案子还没有弄清楚呢，你们待案情明白再走，不更好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李延寿和李学松兄妹都是暗暗吃惊，李学松不便说些什么，李延寿则连忙问道：“翦大人，依你看来，郑将军被刺客所杀，是不是还有疑窦？”

翦长春道：“正是。郑将军的尸体你埋了没有？”

李延寿道：“已经放入棺材，尚未下葬。”

翦长春道：“好，你叫人把棺材抬进来，我要亲自开棺验尸。”

李芷芳暗暗吃惊，只能自己安慰自己，心里想道：“刺客杀他和我杀他有什么分别，我就不信他能够验出是我杀的。”

翦长春在等待的当中，和李延寿说些闲话，忽地问道：“李大人，你刚才好似说过，刺客只是一个人吧？”

李延寿道：“不错，和郑将军同房的那个姓娄的说他只看见一个黑影从房中窜出。”

李学松听出有点不妙，说道：“娄大哥一惊醒就发现郑将军受了伤，郑将军马上叫他追出去，或许还有另外的刺客，他未看见。”

翦长春道：“那么你发现有几个刺客？”

李学松和罗浩威事先没有对过口供，当时形势紧迫，也来不及大家仔细商讨，是以罗浩威在事后对李延寿说的那套谎辞，难免有点破绽。李学松此时想要补救也已难了，只是含糊说道：“刺客轻功极好，我的病刚好，那位娄大哥又受了伤，我们追了出去，已经看不见刺客的影子了，也不知是一个还是两个？”

翦长春道：“那姓娄的是什么人？”

李延寿道：“据他说是本山的猎户。”